

● 李中杰 丛 簪 李 谐

特字一号巨案

山东文艺出版社 ●



特字一号巨案

李中杰 丛 耸 李 谐

山东省出版总社济南分社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济南

特字一号巨案

李中杰 丛耸 李谐

山东省出版总社济南分社编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肥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227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ISBN 7—5329—0010—X

I · 8

统一书号10331·211 定价 1.90元

7047.5

802

精字一萬巨案

中共山東省委副書記
濟南市委書記
姜春雲題詞

目 录

第一章	夜半枪声	(1)
第二章	酒楼接头	(40)
第三章	查访“雄狮”	(81)
第四章	冒名顶替	(117)
第五章	再次交锋	(152)
第六章	节外生枝	(170)
第七章	除副官长	(185)
第八章	追捕逃犯	(210)
第九章	以攻为守	(225)
第十章	得意忘形	(243)
第十一章	仓皇出逃	(265)
第十二章	青岛之战	(302)

第一章 夜半枪声

一九四九年的暮春。刚从战火硝烟中复苏不久的古城济南，正被黄河滩扑来的黄风扫荡着。风势凶悍，煞是吓人。它从黄河滩上裹挟着黄沙细土，尖厉地呼啸着，铺天盖地般压向济南城，整个城廓霎时间就被这可怕的黄风怪物吞噬掉了。那风好似一个失去理智的醉汉，吹着唿哨，东一头西一脚地横冲直闯，冲到哪里，哪里就飞起团团浮土尘埃和杂草纸屑。

就在这样一个狂风大作的夜晚，市公安局侦察科长李巍带上短枪，一个人悄悄地走上大街。

黄风呼啸着，迎面扑来的沙土使他睁不开眼，他走过了两条马路，拐进了一条静寂无人的小胡同里。胡同里很暗，只有胡同口一根电线杆上的路灯，发出一点昏黄的光。胡同中间，有一高台阶的大门，大门两旁蹲着一对很大的石狮子，李巍看看四处无人，便迅速隐避在一座石狮子身后，把目光投向斜对面不远处一座楼房的窗户上。

这是一座十分破旧的楼房。下半截由青砖砌成，已经开始风化的青砖无声地显示着楼房年代的久远；上半截是后垛上去的，全是用一些半截拉块的杂砖碎石建成的。楼上几个窗口都

关得严严实实，没有灯光，只有中间一个窗户透出一丝微弱的亮光。在窗下的墙上，还依稀可见已被风雨剥蚀了的一些字迹：

“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

这时候，从胡同口走来一个卖热豆腐的老汉。他挑着热豆腐担子，敲着梆子，顶着黄风，艰难地呼喊着：“卖热豆腐喽！喷香滚烫的热豆腐！”

正好一群男女青年从胡同的对面走来。这群年轻人，男的都穿着一色工人服，女的有的穿着女式列宁服，有的则穿着仁丹士林布的背带女装，显然他们是刚下中班的工人。也许是由于刚从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和压榨下得到了解放，当了新社会的主人的缘故，他们又说又笑，嘻嘻哈哈的笑个不停，有的还放开嗓子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歌声粗犷豪放，被狂风送到老远的地方去。

他们碰上卖热豆腐的老汉，都争着掏钱请客吃豆腐。风太大，没法在街上吃，老汉便把担子挑到前边一座破碉堡里去卖了。这伙人一走，小胡同里显得更加寂静。

狂风肆虐，时间在流逝，午夜之后，本来亮着灯光的二楼窗口，灯光突然熄灭。在百叶雨搭缝隙里，探出一个人头来，向胡同的左边张望。

这异常的情况，引起了藏在石狮子后面的李巍的注意。他在暗处，瞪着一双明亮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那个探头人的动静。

突然，一阵狂风卷着沙石，尖叫着，由胡同南头刮来，扑

向二楼窗户的雨搭子，只听发出一片瘆人的噼哩乓啷的响声。几乎在这同时，胡同南侧不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呼喊：

“救命啊……强盗……”在这黄风呼啸的黑夜，静寂幽深的胡同里，听到这种呼救声，真令人毛发倒竖，胆颤心惊。

不知是因为狂风太猛烈，还是因为听到有人呼救的声音而害怕。刚从窗口探出头来的那个人，就像蜗牛碰到了什么异物，立刻把触角缩了回去，随之，百叶雨搭也悄然关闭了。

听到有人呼救，隐在石狮子后面的李巍一惊，他急忙循声向左边望去。可是由于黄尘弥漫，加上路灯昏暗，灯光摇曳，能见度很差，看不真切。李巍刚欲循声前去弄个究竟，忽然发现对面楼窗的百叶雨搭子被轻轻推开，那人又探出头来，向胡同的左右两头窥望。

这时尖厉的呼救声又一次随风飘来，叫人听了心惊肉跳，无法无动于衷。然而对面窗户上的人头，却又悄悄地缩回去了，接着雨搭子也关上了。李巍皱皱眉头，又稍停了一下，见楼上和周围再没有动静，才猛然跃出大门洞，不顾一切地朝呼救的方向跑去。

呼救声是从胡同南侧一家店铺中传出来的。

李巍飞速地跑着，但脚步却十分轻捷。他跑到店门外，借着昏暗的灯光，抬头一看，隐约可见屋檐下挂着一块贴金横匾，上书“宝泰珠宝店”五个大字。一阵阵扑哧、扑哧的扑打声和女人恐惧的呼救声，从店铺里传出来。李巍刚要敲门往里闯，大门突然吱地一声开了，一个蒙面大汉从里面窜了出来。那大汉一见李巍，举起手中的匕首就朝他扑去。可李巍早

有提防，眼疾手快，只轻轻向旁边一闪，然后顺势一脚，蒙面大汉便“哎哟”一声摔倒在地。李巍一个箭步窜上前去，意欲擒住蒙面大汉，不料蒙面汉就地一滚，跃身而起，吹起一声唢哨。尖厉的哨音，惊动了屋里的强盗。忽拉一声，四、五个蒙面大汉，像一群惊慌的狼，从店里窜了出来，没命的向胡同北首跑去。李巍飞起一脚，不偏不倚正踢在最后一个蒙面大汉的后背上。那家伙摔了个嘴啃泥，发出狼般的哀嚎：“哥们儿，等等我啊……”然后连滚带爬地跃身又跑。忽然，“砰”地一声枪响，蒙面汉应声倒地，直挺挺地倒在血泊中。李巍立刻机警地顺势伏地，一颗子弹从身子上方飞过，他见蒙面汉已死，气得骂了声：“杀人灭口！”又欲起身追去，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二

第二天上午，在市公安局的会议室里，刑警队长杜石浩正向公安局长梁太明汇报昨天晚上在芙蓉街发生的那起抢劫案。

杜石浩长的五大三粗，浓眉大眼，大圆脸盘阔嘴巴，说话嗓门挺高，一口胶东腔，让人听了既爽快又亲切。他原先在部队上当副营长，是员猛将，打起仗来活象金钱豹，管多也是冲在前头，战士们都亲热地称他“野豹子”。办起事来既麻利又心细。正因为这样，所以当野战部队打开了济南府，决定留下一批干部参加地方建设时，杜石浩就被选中分配到公安局当刑警队长。起先，他对留在地方工作很不满意，认为地方上的事净是“婆婆妈妈的”，不如在野战军干痛快，经

常当着首长的面发牢骚，说什么“咱是糠心的萝卜没人要了”。可是当他干上刑警队长，接二连三地侦破几起敌特案件以后，才感到地方上的公安工作并不简单，其重要性绝不亚于在部队作战。由此他不仅不再嫌弃公安工作，而且越干越有劲头了。他逢人就说：“呔，咱是糠心萝卜长到肥土上了，说不定长成实心的，还能开朵花儿，结把籽儿哩！”

昨天夜里，杜石浩接到芙蓉街派出所报告宝泰珠宝店被抢的消息后，立即带人赶到出事地点，追查暴徒，勘察现场，一直忙到大天亮，待理出个头绪，才赶到局里汇报。他说话简捷明快，直截了当。他的脑子挺灵，记忆力也很强，开会发言或汇报，从来也不拿小本本，仅凭脑子记，就能一事不漏地全说清楚。梁太明对他这点很欣赏。这会儿，杜石浩边抽烟边说：

“梁局长，现已查明，昨天夜里抢劫宝泰珠宝店被匪徒们击毙的同伙，叫刘玉泉，是国民党的一个兵痞，曾在王耀武的卫队里当过小队副。济南解放后，他到公安局登了记，死前在南门外市场上摆个小烟摊，这家伙恶习不改，又干起抢劫的勾当来了。”

梁太明一边听着一边踱步思虑。他是个瘦高挑儿，清瘦的漫长脸，白净面皮，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面，闪动着—双机智而刚毅的大眼睛，显得精明而威严。他说话慢声细语，但却顿挫有致、条理分明，给人以沉稳、果断的印象。他待人接物，不喜形于色，却亲切而热情，乍一接触，很象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大学生。当然，他的确是个大学生，只不过没有上过正规大学罢了。抗日战争初期，他在北平上高中，参加了北平大中学生南下请愿团，后辗转于农村，搞抗日救国活动，最后

到了延安，参加了延安的军政大学，学了两年马列主义与军事科学，参加了共产党，不久就被派到山东来工作。济南解放前夕，他被党组织选拔到青州参加准备接收济南的干部训练班学习。济南解放后，他便被任命为公安局局长。

济南是全国最早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如何整顿好这座新生古城，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生产，支援前线，解放全中国，使人民群众过上安居乐业、当家做主的新生活，这对济南的新政府是个新课题，对全党全军也是个新课题，对于梁太明来说，更是个新课题。要解决这个新课题，面临的任务是十分复杂而艰难的。仅就社会治安来说，任务就相当艰巨：公安局既要彻底清理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潜藏敌特军警宪的老班底，又要尽快建立一套新的行之有效的公安工作制度和治安网络系统；既要搞好整个社会的治安，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还要防范和镇压国民党的颠覆和破坏活动；既要保障党政军机关和各大工矿企业生产的安全，又要尽快摸索和创造大城市治安管理与公安工作的经验。这些任务，在前线战火正炽，后方硝烟尚未消散的情势下；在济南解放不久，我方政府基石尚未奠牢，人心尚在浮动，而国民党正在叫嚣要夺回济南府的复杂而险恶的形势下，是很艰巨的。但是，梁太明毫不畏惧，他紧紧依靠上级党组织，依靠广大公安干警，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来做社会治安工作。他把党组织、公安干警、人民群众视为三座大靠山，有了这三座靠山，就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就能做好公安工作。济南解放这半年多，发生多起敌特破坏案和抢劫案，都是凭了这三座靠山，才迅速破案的。近来，社会上抢劫案逐渐增

多，引起了梁太明的密切注意，也引起他深深的思考。这些案件，究竟是单纯的图财抢劫呢？还是在图财的烟幕下，隐藏着国民党敌特的阴谋破坏活动？是单个的零星的匪徒干的，还是有政治背景，有组织的预谋行动。由于这几天梁太明正思索着这些问题，所以当杜石浩一说抢劫犯刘玉泉是个国民党的兵痞，就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问：“刘玉泉的家属呢？”

杜石浩摇摇头：“他没有家属。”

梁太明“哦”了声，又问：“邻居对刘玉泉有什么反映？”

杜石浩稍加思忖，便说：“从最近我们的户口调查登记中发现，解放后才半年多的时间，刘玉泉就迁了四个地址。平时，他早出晚归，很少跟人接触，所以几家邻居对他都不大了解，派出所也摸不着他的底细。”

梁太明又“噢”一声，不再问刘玉泉的事，却问：“宝泰珠宝店的老板怎么样了？他没谈出什么情况吗？”

杜石浩说：“老板被匪徒捅了三刀，但都没捅到要害处，看来没有什么危险。现在正在医院治疗。据老板和老板娘说，昨晚上行抢的一共有五个强盗，都用黑布蒙着脸，带着长短枪和匕首，其中有一个还背着冲锋枪。他们抢走了许多珠宝玉器，价值约三四千万元，另外还有现款五百多万元。”

这些情况引起了梁太明的深思。他自言自语说：“咱们正在追捕着蒙面惯匪燕子李三，怎么又出现了这么些蒙面强盗？”

杜石浩顺口答道：“最近，国民党的一些散兵游勇，外地

逃来的地主恶霸，还乡团分子，都在闹腾。他们常在大白天就进行抢劫。”

梁太明点了点头，又问：“官驿街和花店街两起抢劫案，不也是四、五个蒙面人干的吗？”

杜石浩点点头说：“不错。它们的作案手段和方式，几乎都是一样的。”

“看来这是一个有组织的抢劫集团。”梁太明深思着说：“老杜，我们要想法尽快地把它破获！你要组织个精悍的班子，多依靠群众，还要发挥留用旧警的作用，他们比较了解情况，请他们提供些线索，回忆一下解放前济南有没有这种抢劫集团。如果有，他们的头目是谁？有那些人参加？属于什么派系，跟国民党的要人有无瓜葛？受谁控制？这些情况，都要弄清楚。”

“好。我立即组织人去查清楚。”杜石浩爽朗的回答道，“局长，这案子你就交给我吧！保险一个星期就弄个水落石出。”

“不，这案子不想交给你啦。”梁太明若有所思地拍着杜石浩的肩膀，“你只要把我交代的情况弄清楚，就行了。整个案子，由我来处理。”

“噢！局长你要亲自出马上阵？这案子很重要吗？”杜石浩惊喜地问梁太明。

梁太明笑而不答，只和蔼地挥挥手：“好啦。快去完成任务吧。”

杜石浩知道局长的脾气，任务分工明细，行动组织严密。

是你的工作，一定要你了解透彻；不属你的工作，对你连一点气儿也不透，你要想打听，也是白费劲。他看出这个抢劫案，似乎有点不同寻常，已引起了局长的高度重视，也有具体安排。所以他不再问什么，打了个敬礼，就出了会议室。

杜石浩刚走，梁太明回到他的办公室。侦察科长李巍正在那里等着他。

李巍生就了修长的高个头，膀乍腰圆，嘴阔脸方，白中透红的面皮，一双明亮的大眼，显得十分机警，眉宇间透露着一股刚毅的英气。他办事爽快、麻利而沉稳。二十八九岁的年纪，却显得异常老练，这同他的不平常的阅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李巍是昌潍人。父亲早丧，靠母亲给地主当老妈子，把他拉扯大。本来父亲在世时，他家有一亩三分多薄地，靠父亲精心耕种，再挑个八股绳，做个小买卖，一家人勉强能糊口。后来祖父去世，父亲为了给祖父买棺材，向本村高利贷主秦百川借了三十块银元。不料秦百川早起歹心，欺负李巍的父亲不识字，买通保人，改了契约，把“借现洋三十元”改成“借现洋五十元”，并暗中填上“届时无钱偿还，甘愿将宅基旁一亩三分地作价抵债”一段话，致使李巍父亲有口难辩，眼睁睁地看着秦百川将一亩三分地抢走，自己却气病交加，一命呜呼。父亲临终时，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一个字一个字的嘱咐母亲：“我死在——不——识——字——上！你要叫——巍——儿——念——书——念——书。”父亲死后，母亲遵照父亲的遗嘱，发誓要叫李巍上学念书。可是一个妇道人家，仅靠给人当老妈子，怎能

供得起孩子上学念书呢？幸亏小学堂里有位教国文的老师仗义说情，只叫李巍交纳书钱，免交学费，李巍才勉强念完高小。他母亲还想叫他到县城里考中学，可李巍看看母亲为自己上学所受的累，坚决不再上学了，后来由国文老师介绍在邻村小学堂里当上了代课教员。那小学里有一位常识课教员，很有学问，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因日本侵入中国，他不想当汉奸，便返回家乡来教书，聊以糊口明志。这位老师很喜欢李巍，看他上进心很强，又爱自学，便全力辅导他，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学完了中学的课程。后来李巍和那位常识老师一起参加了八路军。为了搞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救国，李巍经过党组织的严格培训，被派进国民党四十四师，秘密地做争取中下级军官的抗日工作。不想，由于李巍作战勇敢，指挥有方，人缘又好，不久就被提拔为中校团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挑起内战，为了保存干部力量，党组织决定把李巍调回解放区工作。由于他精明强干，有文化，又有在敌军中工作的丰富经验，所以济南一解放，就被选进市公安局当科长，从事侦察工作。由于他机智果断，又肯动脑子思考，所以自解放以来，半年多的时间，他就连续破了几起大案，受到梁太明的赞赏和倚重。昨天晚上他在芙蓉街监视的那人，就是他最近在侦察一起要案时发现的新线索。现在，他要把这几天侦察收集到的情况汇报给梁太明，并想谈谈自己的想法。他见梁太明进来，忙站起来，笑嘻嘻地迎上前：“局长，还没吃早饭吧？”

梁太明摆摆手让他坐下，哈哈一笑：“你还不跟我一样？谈完情况，咱俩一块到伙房吃去。”

李巍知道梁太明的脾气，你要找他回报情况，那他即使不吃、不睡觉，也得先听完才算数。因为这是非常时期，因此他直截了当地说：“十一号开始行动了！”

十一号是谁？这是李巍办的案件中一个人的代号，他叫陈锡章。

“噢！”梁太明一听十一号开始活动了，高兴地说：“老李，你这三天三夜，没有白熬啊，好哇，说下去！”

“昨天早上，十一号陈锡章的老婆姚登梅，坐火车走了。”李巍眼里闪着光亮，“昨天晚上风那样大，陈锡章竟然从窗户里向外探头探脑地窥探什么。可是当有人喊救命时，他却把头缩回去，并且连雨搭也关上了。你看怪不怪？”

陈锡章原是国民党的特务旅旅长，为人工于心计，老谋深算。本来他是受命潜伏下来的，但在济南解放后，他却抢先到公安局登了记，而且从此蛰居起来，没有活动。但是最近一些日子，常有一些不三不四、形迹可疑的人找他，他也突然活跃起来了。根据他的经历和表现，市公安局把他当作了重点注意对象。

李巍的话引起了梁太明的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让李巍继续说下去。

李巍点了点头说道：“陈锡章虽然熄了灯，关上了雨搭，但我断定他并未睡。他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因此，我怀疑他与宝泰珠宝店抢劫案有某种关系。”

这判断说到梁太明心里去了，二人的想法有点不谋而合。但梁太明并不想先下结论，他很愿意多听听李巍的想法。因

此，他只兴味甚浓地鼓励李巍：“你说下去！”

李巍受到鼓励，稍稍停顿了一下又说：“现在陈锡章只是象蜗牛伸出了触角，尚未蠕动，也看不出更多的事实，也没有掌握更多的情况，不宜过早惊动他。但是，但是这种时候他叫老婆离济外出，必定有缘故，所以我已让张善和李兆喜跟上她啦。”

张善和李兆喜是侦察科的两个侦察员，都属于李巍领导。他们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革命友情很深，行动配合得也异常默契。

梁太明非常赞同李巍的分析，又听说已让张善和李兆善盯上了姚登梅，就更放心了。因为他知道这一老一少，办事很可靠，保险能圆满完成任务。他暗暗赞许李巍办事周详精细。他满意地看了李巍一眼，乐呵呵地说：“走！到伙房填肚子去。”……

三

张善和李兆喜自接受了科长李巍交待的跟监任务后，便妆扮成行商模样，一前一后地把姚登梅严密地监视了起来。

张善和李兆喜都是从打济南的部队里留下来的。在部队时，他俩是一个班。张善是副班长，四十出头，敦实个头，满脸连鬓胡子，三天不刮就成了一把刷子，就为这个，战友们都戏称他为“张毛刷儿”。张善是扛活出身，为人忠厚老实，慢悠悠的脾气，沉默寡言，但却内秀的很，是个很有心数的人，而且办事沉着、冷静、大胆、心细。加上他经事多、阅历丰富，